

## 〈遲來的成功爭取〉

去年 3 月，我早上聽收音機聽到一位媽媽，說不敢帶兒子坐地鐵，原來他是嚴重智障，因為牙患而掉了很多牙齒，儀容受影響，每次坐地鐵，都嚇得其他人雞飛狗走。母親蘇太受不了壓力，於是只敢和兒子坐巴士，原因？「因為別人只看到他的背部」。我把這個淒苦的小故事寫在臉書，一個早上，二千人有共鳴。

原來，政府早年特別為智障人士撥了一年五百萬，進行四年計劃，訓練醫護照顧智障人士。蘇太帶了四十歲的兒子去看，進行多次的牙科手術，最後兒子靚仔了，後來吃東西沒問題，戴了假牙簡直變了「帥哥」，在街上路人會問他路，帶他去飲宴有人跟他談話，母親被冷落了，卻從心裡快樂出來。

怎知，一年五百萬的「小錢」，政府也似乎要停止資助了。這個消息，如同噩耗，家長們群起示威。對的事，錢也不多，為何要停？

我們記者空群出動，採訪了這批家長的故事，我跟了蘇太一整天，陪她帶兒子，通宵寫了報道。「只敢和兒子搭巴士」的媽媽的故事，推廣出去。

那時，我們製造了一個小小的輿論壓力。自從我沒有全職採訪，很久沒有這種熱情。因為，太多的東西我自己也不太肯定是非黑白，但面對這批家長，面對智障人士的牙齒健康，面對只是區區每年幾百萬的「零錢」，我可以好肯定，採訪這個做事，把這件事推廣出去，是一件「對的事」。

信念清晰，但也容易洩氣，我之後定期查問，究竟政府的反應是怎樣？從議員家長那裡聽回來，好像拖拖拉拉僵持不了。像太多的新聞採訪，盡了力，剩下的唯有等待。這樣，時間流逝，我以為這宗新聞又像大部份情況，努力過但結局又是徒然。

近來，我再翻查資料，竟然給我看到一樁小得不能再小的新聞。全港報紙好像只有一兩張以幾百字公佈出來。原來政府在今年 3 月宣布推出為期 3 年的「護齒同行」計劃。意思是，智障人士可以繼續看牙齒，醫護可以繼續關顧他們。計劃已經在 7 月中開始接受申請，預計有五千人受惠。（當然，家長還是希望服務恒常化，否則三年後又再搏鬥過）
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們寫的文字有回響了嗎？我再追問議員張超雄，他說是的，「妳也有貢獻」。真是嗎？

這年頭，失望的事多，社會的無力感，傳媒人也深有同感，「到今日做記者還有用嗎？」成為不少記者無聲的共鳴。

我在班房裡，要教導同學相信做記者寫文字還有意義的，記者還能夠對社會可以產生好的影響，似越見乏力。

但這件小小的事，像一支強心針，再次讓我肯定，記者在這個社會還是有其重要性的，相信自己的判斷，經過深入理解，認為是對的事，勇往直前，似乎還是可以擁抱多一陣子的理想。